

王弼本《老子》绝非权威本

——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的典型案例

尹振环

王弼本《老子》在中国学术史上发挥的作用不小，但帛书《老子》出土，人们发现王本《老子》讹误不少；后来楚简《老子》出土，人们又发现传抄至秦汉时的帛书《老子》，也已经有不少讹误了。可以想见，手抄次数愈多，讹误失实就愈多，再加上出于政治、宗教的需要，《老子》还会被有意地篡改。正因为如此，李学勤先生早就呼吁：“由于简、帛的大量出土，我国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了。”而出土最多最为重要的又推《老子》，因而重写《老子》首当其冲。所谓“重写”，是不是就是订正篇章、校正文字、纠正讹误，再重新根据其时的历史大背景，诠释其文字，解读其思想？看来是这样的。王弼本《老子》极能说明“重写”之必要、重要，所以不揣愚陋，敢呈愚见，以供教正。

一、文字讹误的尤应校正

楚简《老子》乃楚文字，其字体字形与秦统一前后的帛书《老子》甲本相比，已有较大的不同，乙本又不同于甲本。可以想见《老子》手抄与口述流传时，错讹必不可免。同时战国时通用的字远不如秦汉时多，不少字同声混用，一字可假借多字：比如“臬”可释为噪、躁、澡、燥、操；又如“争”、“嗇”既可能是本

字，也可能是“静”、“穉”之借字。又如：“私”和“以”的写法极相似。读错了，文义大异。后来统一文字，楚文字有的会保留，有的会被改造，有的会被废弃。统一时必然固定偏旁写法与位置，废除异体异构之字，变同声假借字、异体字为正字。在这“统一”和变为正字的过程中，因抄写者的学力、理解力不同，难免不使一些字出现错误。所谓“书三写，鱼成鲁，帝成虎”。传抄至王弼时，经过许许多多“书三写”，尽管王本大部分文句并未失真，但其讹误还是不少，往往是一字之差，文义全非；或改或删除或增一字，意义全失。过去根本没有条件发现与纠正错讹，这不能归罪于王弼或那些校注诠释的人。但是今天有了楚简、帛本《老子》，应该说有充分的条件校正王弼本《老子》的错讹了。如以下十六个章就比较典型：

1. 订正势字，重现老子之重势思想

王本《老子》三十五章有段文字：“执大象、天下往、往而不害、安平大”。被译为：“执守大道、天下人都来归往、归往而不互相伤害，于是大家都平和安泰”。但是楚简《老子》却是：“執（势）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坪大”。不是“执”，而是“势”，不是平，而是坪。尤其一个“势”字，文义大变。如果译为白话，那就是：“权势威力盛大的形态，能使天下人归附，归附之后不受到伤害，大地平定安泰”。岂不差之一字失之千里？清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曰：“《说文》无势字，故古用‘執’为之。”竹简《孙子兵法》与竹简《孙臆兵法》之势字即执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仍多以“執”为“势”。从事实、史实看也确凿无疑。历朝历代，都有一些“执守大道”的人，如果无权无势，归从之徒寥寥可数，哪里有什么“天下归往”？像孔孟那样倡道守道，一生何曾得志？后来之所以能享配太庙，还是由于权势中心的吹捧。所以只有权重势大、实力雄厚、威慑四方才能“天下往”，如若再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，那才真正国泰民安，大地平定也。可见，帛

书《老子》就已抄错、掩盖了老子重势思想，何况王本？

2. 订正穡字、备字，重现老子之重农思想

五十九章的“治人事天莫若嗇”，它被译为：“治理国家，养护心身，没有比爱惜精力更重要”。有人甚至根据韩非的诠释译为“治理人民事奉上天，没有比吝啬精神更好的了”。如此就能“重积德”。孔子认为为政必须“先之、劳之、无倦”。不仅带头，而且勤劳，不敢懈怠。稍早的子产认为为政，必须“日夜思之，思其始而成其终，朝夕行之，行无越思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）。而老子却说为政要保养精神，当思想懒汉，岂不荒唐已极？果然楚简《老子》证明这条建议乃是重农：“给人事天莫若嗇（穡）”——富足人民，事奉上天，没有比务农更重要的了。如此才能不断积累功德，“重积德”、“重积德则无不克”，这才是长治久安，长生久视、享国永久之妙策！由于帛本、王弼等今本《老子》将“给人”误抄为“治人”，把“穡”之古通假字“嗇”，误读为吝啬之“嗇”，同时又错将“备”字误读为“服”字，不仅掩盖了老子重要的经济思想：重农，而且也掩盖了一则古代极为重要的政治道德：重农即积德。

3. 恢复老子的尊王主张

二十五章有段话：“故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人亦大，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”王弼本原文为“王大”“王居其一”，有人根据是唐宋之后的傅奕本、范应元本《老子》改“王”为“人”。而唐宋之前的河上公本、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引文并非“人大”，而是“王大”，《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》（下简称“帛本”）甲、乙两本又都是“王大”，“王大”可谓铁证如山，怎能改为“人大”？而楚简《老子》，不仅进一步证实乃是“王大”，而非“人大”，同时其文又不同于帛本：“国中有四大安，而王居一安”，比王弼本多了两个“安”字，而且不是自然疆“域”，而是政治区域之“国”这一来老子尊王之政治哲学凸现出来了。在小农经济和手工工具

的汪洋大海中，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条件下，“王大”是避免天下纷争、天下大乱的历史必然。东汉时道教的诞生，改“王大”为“生大”；儒教、佛教思想影响，又使傅奕本、范应本改为“人大”。如果说，他们改为“生大”、“人大”，情有可原，今天就不能置简、帛本之铁证于不顾，非改“王大”为“人大”不可。

4. 纠正妄改，恢复老子之性恶论

推崇圣智仁义乃常情，但《老子》却将其列为弃绝之类，认为它们不过是人们谋虑诈伪的一种表现。简本就有“绝伪弃虑”句。由此可见老子很难是性善论者，但诸今本《老子》找不到明显的证据，而帛本则有“善者不多，多者不善”——善人不多，多数人不善。这与孔子干七十余主后，终于感叹：“善人，吾不得见之矣。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同出一辙。老、孔所谓善与不善，不是说的一般人，而是指王侯、当政等上层人物。这是非常重要的论断。虽然它不及西方名言“权力必致腐化，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”，那样清楚、深刻、惊人，但对于君主世袭制、世卿世禄制来说，却是十分深刻、一语中的。不过它却不利于文饰政治，也与独尊儒术后性善论的天下相抵触，于是被修改了。王本改为：“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”，把“辩者”统统归之于不善类。老、孔、墨、孟、庄、荀……，一直到今天的世界的大政治家、大思想家，大多是雄辩之大师。荀子就说：“君子必辩”，为什么就“辩者不善”？于理不通。可见王本的“善者必辩……”应加校正。

5. 纠正讹误，复原老子的用兵之术

三十一章的：“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”这不得已而用兵时该怎么办呢？王本的回答是：“恬淡为上”，在血腥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，竟然“最好要淡然处之”岂不荒唐？果然，帛甲本不是“恬淡”，而是“铍袭为上”（乙本、简本也是含义相同的文字）。铍者，锋利也；袭者，轻装突然袭击也^①。即到不

得已用兵之时，最好是利用精锐部队，实施轻装突然袭击。可见“恬淡为上”大大走样，它掩盖了迄今仍然常被中外兵家运用的一条战术。

6. 改古为今，恢复老子之厚今思想

王本二十一章原来是“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”，把重古放在首位，但是帛本两本皆为“自今及古……”映证了傅奕、河上公本的“自今及古……”是正确无误的。老子还是重今为先的。十四章帛书两本之“执今之道，以御今之有”，王本（及所有今本）又是“执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”。帛本“执今之道”，它是否正确呢？可验证黄老著作下述论点：《鹖冠子·近失》：“欲知来者察往，欲知古者察今。”《王铁》：“以今之事，观古之道。”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：“察己可以知人，察今可以知古……以近知远，以今知古。”《淮南子·汜论》：“……三代之礼不同，何古之从？”许多事是“于古为义，于今为笑。”由此可见帛本的文字正确。老子十分清楚政道、君道是发展变化的（“非常道”），要从发展变化中把握今（“执今”“御今”）、察诸往（“以知古始”），这是认识道的法则（“是谓道纪”）。应该承认帛本之“执今”，以恢复老子的“厚今”思想。

7. 树立老子反对自吹、自擂、自高自大的主张

王本二十四章开头两句为：“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”被译为：“踮起脚根是站不牢的，跨步前进是走不远的。”意思是欲高欲速则不达。与后面的文字不大衔接。果然帛本两本皆为“炊（吹）者不立”——吹嘘、浮夸的人是站不住的。无“跨者不行”句，并且紧接着后面的文字，即是“吹”的各种表现：自以为是（自是）、自我标榜（自见）、自我夸耀（自伐）、自高自大（自矜）。前后文衔接紧凑，且也紧扣下一章（王本不同）。又如六十七章帛本的文字是：“天下皆谓我大（“与我名也”），似不肖（“像无形也”），大而不肖。夫惟大（“德隆盛也”），故不肖（“反类病

也”)。若肖，细久矣(“逆天行也”)”。括号中的文字乃严遵注文。所以译为白话是：“天下都说我伟大，好像不像，这伟大不像，因为只有你伟大，所以不像，如果像的话，那早就渺小了。”这岂不是从另一个角度反对自吹、自大？但是王本却妄增一“道”字：“天下皆谓我‘道’大，似不肖……”。因此译为：“天下都对我说，‘道广大，却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’，正因为它广大，所以不像任何具体东西。如果它像的话，早就渺小了。”这不能看出老子是在反对吹嘘与自高自大。

8. 补上夺文，复原老子反对纵欲的思想

比较一下简、帛、王本四十六章，是很有意思的。王本为：“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。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祸莫大于不知足；咎莫大于欲得，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”帛甲本则标明此章为两章，前四句为单独一章。同时比王本多一句“罪莫大乎可欲”。简本又不同于帛、今本：(1) 无前四句；(2) 第一句文字不同帛本：“罪莫厚乎甚欲。”什么叫“甚欲”？“甚，尤安乐也”，这是《说文》之解释。“甚，谓食淫声色”，这是河上公之解释(二十九章)。可见简本之“甚欲”多属生活享乐方面。而到了帛本之“可欲”——任情纵欲，已不限于食淫声色了。如争名、任性、蛮干、赌气、知错不改，将错误坚持到底之“可欲”，已非食色之类可比，其害之大，其祸之巨，殃及国家民族。远非个人声色之害。这就是为什么帛、今本前面加了“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”，许多出于争名、任性、使气的战争，害得母马也不得安生，而况乎人。这即是“可欲”，可见简、帛本时代不同，非出自一人。王本删(或夺)“罪莫大乎可欲”句，也就掩盖了《老子》反对任性蛮干式的“可欲”思想。

9. 老子反对治国治邦刚愎自用

王本五十八章开头四句为：“其政闷闷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”被译为：“政治宽厚，人民就淳朴；政治严苛，人民

就狡黠。”这里只看到倡导“宽厚”，反对“严苛”。而帛本此四句为：“其正闵闵，其民屯屯；其正察察，其邦夬夬”，比王本不同的字是：(1)“正”非“政”，这是承上章“以正之国”而来。指正非指政。(2)“闵”非“闷”，闵，忧患、担心也；(3)“夬”非“缺”。《易·夬》曰：“夬，扬于王庭。”《彖》曰：“夬，刚决柔也。”夬夬，刚愎自用也。(4)“其邦”非“其民”，指国非指民。因此帛本之译文当是：“对能否以正治国，常怀忧虑，他的人民就会谨慎仁厚；对正道治国一味标榜，他的国家必然刚愎自用”。必然“正复为奇、善复为妖”，用诡诈之方法治理国家了。

10. 订正错讹，复原识别真假行道的一种方法

四十一章前半部分谈上、中、下士闻道之后的各种表现，这些帛、王本相同。而关于行道的各种表现就不同了。下面为王本之文字，括号内则是帛本不同的文字：“明道若昧（拂），进道若退，夷（瘳）道若颯（颯）。”所以被译为：“光明的道好似暗昧；前进的道好似后退；平坦的道好似崎岖。”道，也是一种规律、法则，那么能说有光明的、前进的、平坦的规律、法则吗？有黑暗的、后退的、崎岖的规律、法则吗？显然不能。老子一再说：道，恍呵，惚呵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听不见，那么，能有什么光明、前进、平坦之道？所以上述诠释难以成立。照帛本上述文字，其译意是：“懂得道的好像违背了道，接近道的好像后退于道，伤害道的好像在保卫道。”因为帛书之“费”通“拂”，“夷”乃“瘳”之同音假借，颯，徒也、善也、法也。可见，王本之文字又掩盖了老子一个重要思想方法。

11. 恢复老子道褒奖安于无名的说教

四十一章最后三句，王本为“道隐无名，夫唯道，善贷且成”。被译为：“道幽隐而没有名称（?），只有道善于辅助（?）万物。”但帛本为“道褒无名，夫唯道善始且善成”。译为白话则是：“道总是褒奖不求名的人，只有像道那样〔安于无名〕，才有良好

开端与良好的结局。”这个结论正是上文：“上德如谷，广德如不足，大白如辱……”推导出来的。显然，王本文字与译意都硬伤了老子思想。下面我们还要专门谈。

12. 变“争”为“静”，恢复老子润物无声的说教

八章头两句，王本为“上善似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被译为：“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，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。”帛本前句同，后一句帛甲本为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”，乙本为“……有争”《说文》：“静，……争声”，因此“有争”即“有静”也，同甲本。因此它的译意应是：“最高的德行好像水那样，水滋润万物成长而静默无声”，两相比较，帛本应是优于王本之原貌原意的吧？

13. 变“精”为“情”，恢复被模糊了的“道中有情”论

帛书老子的道“中有情呵，其情甚真，其中有信”，所谓“情”即常情，常理，或者人情、人的本性，因为老子的“道”，主要是指人道、君道、政道，岂能忽视它的常情常理与人性？这与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的“道始于情，情生于性”的思想是相通的。但王本却是：道“中有精呵，其精甚真”，译为“道，其中却有精质，这精质是非常真实的……”。精质与情理岂不相差太大？今本这种误解事出有因。《说文》之请、精、情、清、睛都是“青声”，所以帛书老子的“情”写成“请”，而郭店楚简的“情”写成了“青”。

14. 纠正误解的“上礼”

帛本之“上礼为之而莫之应，则攘背而乃（仍）之”。其“乃”是“仍”之同声假借（见《说文》）与省写，意思是：“崇尚礼仪地待人行事，虽然得不到回报，依然恭敬振臂去做。”王本将“仍”认之为“扔”，因而被译为：“上礼的有所作为而得不到回应，于是扬着胳膊使人强从。”这哪里能称得起“上礼”？

以上仅就错讹文字掩盖的重要思想而言，还有一些为帛本证明的衍文、错字，也应受到注意，予以校正。如：

二十五章关于茫茫宇宙的描写，王本为“独立而不改，周行不殆”——独立长存永不衰竭……。帛本只一句：“独立而不垓”——独立长存而无边无际。显然帛本为古貌，且更确切。

简本两本多虚词，比如一章的：“恒无欲也，以观其妙；恒有欲也，以观其缴，”就多了两个“也”字，这证明“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缴”的断句是不能成立的。它模糊了两种观察道的方法。

如是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两相比较帛本文字古而真。王本文字颇多失真。

二、校正篇次，也是“重写”的重要内容

王本及诸今本《老子》篇次颠倒变形，不是无足轻重的事。它也是解读《老子》的关键所在。因为篇次颠倒必然导致：第一，模糊《老子》的开场白、导语；第二，模糊《老子》序言、结语，今天的序言放在书前，而先秦、两汉是放在书末；第三，模糊《老子》进言的对象、重点。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颠倒：第一，几个最古本为证。帛甲、乙本，韩非子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所据本，皆为“德”上“道”下。简本甲篇章次多于乙篇，亦可为侧证。而且严遵本，（甚至王弼本）^②，都是德上道下的篇次；第二，有史证。唐开元十年，唐玄宗亲自为《老子》作注、作疏。“道德分上下者。开元二十一年，颁下所分，别上卷四九三十六章，法春夏秋冬，下卷五九四十五章，法金木水火土”。天宝元年四月，玄宗专门下诏：“道经为上，德经为下”，并钦定了八十一章之分章^③，不仅唐及唐之后而且唐之前的《老子》，只能遵旨照办，一律被颠倒；第三，《老子》之自证。从行文看，应该是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的。帛本是以三十八章为首章的，即从“上德不德”，立身处世要敦厚朴实出发的，而王本则是以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为首章，即从艰深的认识论出发。而从结尾章来看，王本之八十一章包含四、五个互

不相联的内容，根本不像总结语，更不像“序言”章。而帛本之结尾章是三十七章。它概括了《老子》说教的重心与归结。再看老子说教的重头部分都在德篇，道篇则次之。因此从《老子》行文、中心思想、结论之自证看，《老子》的德上道下篇次也是无可置疑的。

篇次颠倒产生的重大模糊，莫过于《老子》之首、尾的两、三个章——今本三十七、八、九章。

1. 模糊了侯王安守无名之教，需要订正重写

王弼八个字概括《老子》，即“本在无为，母在无名”。因为“名”乃“为”之因，只有无名方能无为，可见这是《老子》说教的中心与归结。三十七章，按照帛本文字为：“道恒无名，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，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夫将不辱。不辱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”它是劝导侯王安守无名、要质朴、勿求名取辱的。因为对于侯王来说，酒、色、财之欲望极易满足，惟独“气”——功、名、气的欲望是个无底深渊，一当功名心气受辱，必然牵动全国，弄得国无安宁。而有为之君的通病是争名好胜，好大喜功。所以《老子》说：“不辱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”但是王本改“无名”为“无为无不为”，改“不辱”为“不欲”，这一来《老子》劝导侯王勿求名取辱的说教不见了。同时，按照帛本之排列，三十七章乃《老子》最后一章，即《老子》之后序、自序。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一，它点明了《老子》的主要进言对象乃侯王；第二，尽管此章只有四十八字，但却概括了《老子》说教的中心。司马谈的《论六家要旨》，认为道家倡导“光跃天下，复反无名”。司马迁之《老子列传》说：“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”。严遵认为老子“信顺柔弱，常于止足，归乎无名”。此章岂不就是“归乎无名”的说教与总结？可见王本既从文字上、也从篇次排列上掩盖了老子说教的中心。

2. 模糊了“不德”和德的纯一之教，需要再现

帛本的首章头几句即是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”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天下有道时之“德”，是自然而然的，无利己动机的。后来，人们渐渐发现，德可以进身，可以谋名、谋利、谋权、谋民，甚至谋篡逆，“德”的出发点与归宿渐渐变为利己的了。德的利己性、虚伪性、短暂性、政争性、斗争性，渐渐暴露无余。有鉴于此，《老子》首先提出了“上德不德”，所谓“不德”，不仅仅是“不自恃有德”，或“不以仁德者自居”，而是“利天下而不敢自利也”。这就是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”。而“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”的含义。《老子》提出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，上仁为之而无以为”——高尚的德无私为，也不会以德为私；高尚的仁人爱民有所为，但无私图。紧接着三十九章谈“昔之得一者”也是针对德的不纯、短暂而来的。所谓“得”，与德古通，施惠方谓德，受惠方为得。自古以来德就是纯一、无私、一以贯之的，天德（得）、地德、神德、河德都是纯一、无私、一以贯之的，所以这才保持清明、宁静、灵验、充盈。侯王之德也必须力求纯一，才能公正。如果窒息了这种纯一（“其窒之也”，非“致”），那天、地、神、河谷，恐怕难以保持清明、宁静、灵验、充盈了，侯王也别想保持它的高贵。这就是《老子》开头两个章的主要内容，其说教也是从这里入手与展开的。如果不把它当作导语来读，自然不能解读其含义；如译为“上德的人不自恃有德，所以真正是有德；下德的人自以为不离失德，所以没有达到德……”。如此译文，远不达意，而且不通。“天得到‘一’而清明；地得到‘一’而宁静，神得到‘一’而灵妙……”“得一”只译为“得到一”，岂不太简单？太肤浅？同时帛书证明王本此章还有四、五处错文，如“其致之也”之“致”乃“窒”之同声假借，误读为本字，意思大走样，文义大模糊。

总之，篇次颠倒了，加上文字的讹误，起码会模糊导语章与结尾序言章的解读，也大大模糊了今本一章。可见校正篇次也是

“重写”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。

三、校订分章也是“重写”《老子》的关键

那种不是根据文义，而是“法春夏秋冬”、“法金水火土”的分章，显然会乱点鸳鸯谱的，果然帛书《老子》甲本保留的十九个分章点，十三个可证分章的勾勾点点，已经证明了王本（及今本）有四分之一的章分章不对，同时章序错乱。而楚简《老子》的分章符号更多，约四十个章的文字就有 28 个方形分章点，还有些其他异形、空格等分章符号。也证明今本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章分章不对。分章与章序错乱，对于某些文义晓畅的章来说，影响小，但对于另一分部分章来说，会招致篡改与误解，则会模糊、冲淡甚至歪曲其重要思想，不从校正分章入手很难破译《老子》。这里很难一一例举，仅择要分析几个章。

1. 模糊了对侯王谦下之教

这是错误分章，章序错乱，大伤文义的典型例子。上面已经说了，三十九章前面是说德的纯一、一贯，后面则是劝导侯王谦下，不是一回事，应该是两个章。同样的事又发生在四十二章。前面是“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中气以为和”。显然这是万物生成论。但是下面又重复三十九章侯王要谦下的话：“人之所恶，唯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为称（此句帛本为‘王公以自名也’，含义不同）。”这与“万物生成论”有何相干呢？为什么混同一章呢？也许由于这种混杂吧，人们只译为：“人们所厌恶的就是孤、寡、不穀；而王公却用来称呼自己”。到底孤、寡、不穀是什么意思？不译出来，人们莫明其妙。其实，孤，无德也；寡，少德也；不穀，不善也。也就是劝导侯王公们自称为无德、少德、不善之人。这是因为在侯王世袭制与世卿世禄制下，王公们生于深宫，长于妇人之手，娇生惯养，很难有德有善于民。老子不仅要侯王公卿用无德、不善之人以自称（三十九

章)，而且还要自识，即帛本之“自名”。帛本又说：“故强良者不得死”，是说故意强称贤良的人，不会有好结果。王本是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，即“强暴的人不得好死”，文义突然大转，与上文不相干，可见大大走样。只有审订分章，校正文字，释读孤寡之含义，才能恢复老子谦下说教。

2. 模糊了老子向侯王提出的保护生命的建议

王本五十章文字上有妄增妄改，看来它来自分章错误。按照帛书文字此章有两个内容：第一，死亡率太高：从生到死，有十分之三的人夭亡，十分之三的人能生存下来，而另十分之三的“民”为了谋生（“民生生”），不得不一再进入“死地”而死去。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：“兵，死地也。”即有十分之三的人会死于疆场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他们要生存下去呀（“夫何故也？以其生生也”）。这些岂不符合古代医疗诸多条件极差，及战争异常频繁的现实？第二，善于保持生命的人（“善执生者”），他不进入有生命危险的地方（“无死地”）。“民”绝对不会有这等条件保持生命的，只有王公圣人等才有资格讲究不进入死地。所以，这里《老子》向侯王巧妙地献上了执生术：侯王公卿不可“投之亡地而后存，陷之死地而后生”，那是对将士而言，侯王绝不能这样，更不能披坚执锐，路遇犀牛、老虎。显然这是由死亡率太高的现实引发的建议。因此五十章乃两项内容两个章。由于合成一章，为了协调前后文，王本在文字上作了增、删、改：“民生生”改为“人之生”；“以其生生也”在生之后加上“之厚”二字；改“执生”（保持生命），为“攝生”（养护生命）。这一改，文义大变。被译为：“人出世为生，入地为死。属于长寿的占十分之三；属于短命的占十分之三；本来可以活得长久，却自己(?)走向死路(?)的，也占十分之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迫切要求生存，反而达不到目的。听说善于养护生命的人，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，战争中不会受到杀伤…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进入死亡的范围。”试

想：民能够不进入死地吗？民能够不披坚执锐吗？民是可以活得长久却“自己”走向死路的吗？难道统治阶级也有三分之二的死亡率？可见，王本妄改，是因为错误合两章为一章造成的。

3. 冲淡了许多简练而深邃、惊人的论断

孔、孟、黄老之书，有许多章是由一句、两句组成的。如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”，在《论语》即为独立之章。“人之患在于为人之师”，在《孟子》也是独立之章。“两虎相斗而弩犬制其余”，在《黄老帛书·称》中，有分章点标明为单独章。《中庸》等古文献，也不乏一句两句之章。而楚简《老子》的“绝学无忧”句前即有分章符号，也是标明为独立之章的，应当说它是中国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源头，与其他文字杂夹在一起，岂不冲淡了它？又如：“正言若反”，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，“稀言自然”，都应该是独立成章的。它们字字珠玑，乃无穷智慧的结晶，与上下文无直接的联系。与其他文句一锅煮，必然妨碍破译《老子》和理解《老子》义蕴的。

由于错误的分章，导致文字妄增妄改，以致掩盖了《老子》一整套对待智者的方略，及一整套处理政治危机的方略。说来话长，篇幅不允许，只得作罢。总之，如果不根据简、帛本《老子》的分章符号审订校正分章，《老子》的一系列重要思想，就难以破译、解读。

楚简《老子》证明，《老子》非出于一人，成于一时，如果它是老聃、太史儋的合成，那么，“重写”之必要、重要，更是不言而喻的了。

四、舍“愈离愈远”，取“近祖存真”

综上所述，王弼本《老子》篇次颠倒，分章、章序颇多失真，文字讹误不少，有三、四十个章的重要论点被模糊，不能成其为“权威本”。1974年，高亨先生对帛书《老子》的照片、释文，略

加对勘，尚未详校，便大为惊喜，断言“帛本多胜于今本”。同年，徐复观先生也将帛、今本《老子》“略加比勘”，快人快语地写道：“老子的文字校勘与考据工作，后人作得很多，其中亦有高手。但由甲、乙本加以对照，则有效的只有十之一二，其余十之八九都是枉费精神，且愈离愈远。”^④离古愈远，失真愈多。相反，距祖本愈近，存真愈多。随着二十多年来研究的深入，尤其是楚简《老子》的出土面世，人们愈来愈看清简、帛本《老子》不仅最古，最接近祖本，因而最真，并且两帛本又最全。帛本有五点远胜于王本、诸今本：（1）篇次未被颠倒；（2）无“道经”、“德经”之篇名，不会因名不符实之篇名起误导作用；（3）有简、帛两本五十多个分章符号，完全可以纠正今本分章错误；（4）帛本章序合理乃是二十多年前出版时之定论。校正篇次、分章后，全书正确的章秩即可呈现；（5）帛本文字错讹比今本少得多，而且有了简本，可据以纠正其错讹，使之减至最小程度。再经过深入的研究，详细考证，严谨论证，加之个别文句吸取今本之长，帛书《老子》会成为研读《老子》的主要传本与权威本子的，最后会取代今本。

注：

①《左传·庄公二十九年》：“凡师，有钟鼓曰伐，无曰侵，轻曰袭。”

②见拙文：《老子篇名篇次考》。《文献》1997年第3期。另拙著《帛书老子与老子术》第二章。

③《道藏·唐玄宗道德真经疏外传》、《册府元龟·帝王部·尚黄老》。

④《明报月刊》114期，1975年6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贵州省委党校